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1年7月16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组版：陈雪峰

蝉声

◎章铜胜

夏天的蝉声，是躲不开的。甚至可以说，在温度很高的白天，特别是午后的某段时间，夏天是藏在密集的蝉声里的，蝉声再吵闹，你躲不开，也避不了。夏天的蝉声，烦人也黏人。有人说蝉声如雨。那阵蝉声雨，也应该是午后的一阵大雨，暴雨而又躁热，扬起尘土的腥味之后，便隐迹遁形而去。而蝉声，在吵吵嚷嚷了一天之后，大概是累了，一入夜，便悄无声息了。那些蝉，躲在树枝的高处，餐风饮露，望月观星，进入自己清凉的梦里了。在夜的清凉里，我是否会想到白天那密如雨点的蝉声呢，也许不会，也许会在最清静的那一刻想起吧。

小暑日天气晴朗，刚刚上午九点种，我便到河边的树荫下去散步了。我不知道这个小暑该怎样去过，我想静静地去想这半年的时间怎么就这样溜走了，好像什么也没有留下来。可是天气很热，才走了一会儿，身上就出了一身的汗；蝉声也很闹，容不得我想要静静地去想一些事情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干脆听听蝉声吧。或许，小暑该听蝉吧。

凤凰山下的鸟鸣，向来是丰富的，它们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婉转多情，从附近的树林里，不远处的山林间，一阵阵地传来。在鸟鸣声里散步，是惬意而又浪漫的事，不同的鸟的声音，像是一种伴奏，不会打扰到你，又不会疏远你，它们像是在和最贴心的朋友相处，懂得保持一种最合适的距离。而蝉声，是另一种风格，就像音乐忽然变换了曲风和节奏一样，从鸟鸣的悠然，到蝉声的喧闹，就像是舒缓、抒情的轻音乐，一下转换到了爵士、摇滚一般，让人一时难以适应。我是不太喜欢蝉声的，和我一直不太喜欢热闹，偏向于静的性格有关吧。可夏天的蝉声，又哪里能躲得了呢。躲不了，索性就听听蝉声吧，好好感受蝉声里的夏天吧。

在凤凰山下听蝉，已经快两个夏天了。这两个夏天里，我是用心在听蝉声的。前几天，我在河边走时，蝉声还不如现在喧嚣，不太密集的蝉声并不显得有多吵闹。在断续的蝉声里，眼前的湖面似乎更开阔空旷一些，远处的青山，也多了几许远意，人的胸怀也是张开的，仿佛能容得下整个世界，是因为蝉声在高处传来，也感染了我们吧。我在河边的树下发现一只幼蝉，可能刚刚从泥地里钻出来吧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它的背部着地，肢体在不停地摆动，像是要翻过身来，但怎样努力都动弹不了。我蹲下来看了一会儿，确认它不能翻过身来后，伸手捉住了那只幼蝉，它的甲壳软软的，还发不出声音来，是刚刚蜕过蝉衣吗。我看了看那只幼蝉，将它放在附近一棵老枫树的树干上，它抓住了树干，在离地一米多高的地方往树上爬去。我站在离它不远的地方看着，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树上爬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爬上老枫树高处的那根枝条，不知道它会发出怎样嘹亮的蝉声。

在河边走时，你能听出来，那些蝉声总是在头顶的树枝上，你很难发现那些正在叫着的蝉，但你能判断出那只蝉大致所在的树枝。蝉声就这样，从树上落下来，落在你的身上，像阳光，像雨滴落在你身上一样，躲不开的。我想起自己小时候，在树下用长竹竿粘蝉时的场景。很多蝉从树上逮下来后，就不会再叫，就成了只要逮一只。我不知道，年少时的我们为什么总逮一只正在鸣唱的蝉，是被蝉声吸引，还是只想逮一只，或是几只蝉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。那时，大概是不会听蝉声，也听不懂蝉声吧。

今天，我走在蝉声里，很用心地听着蝉的声音，好像也没有听懂那些蝉竭力发出的声音里，有什么样的深意。蝉声，也有某种禅意吗？听到蝉声最密集的时候，已是小暑，再过一个月就是秋天了，夏天过得很快，蝉声像是挽留夏天的声音，也像催促夏天的声音。那些蝉在地下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它们不知道，时光留不住，也赶不走。听听蝉声，听听蝉声里的夏天吧。

凤凰山下的鸟鸣，向来是丰富的，它们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婉转多情，从附近的树林里、不远处的山林间，一阵阵地传来。在鸟鸣声里散步，是惬意而又浪漫的事，不同的鸟的声音，像是一种伴奏，不会打扰到你，又不会疏远你，它们像是在和最贴心的朋友相处，懂得保持一种最合适的距离。而蝉声，是另一种风格，就像音乐忽然变换了曲风和节奏一样，从鸟鸣的悠然，到蝉声的喧闹，就像是舒缓、抒情的轻音乐，一下转换到了爵士、摇滚一般，让人一时难以适应。我是不太喜欢蝉声的，和我一直不太喜欢热闹，偏向于静的性格有关吧。可夏天的蝉声，又哪里能躲得了呢。躲不了，索性就听听蝉声吧，好好感受蝉声里的夏天吧。

——《蝉声》

南竹

◎黄孝纪

故乡能有一片像朽木溪和长洲头那么大的南竹林，曾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。

说来真是怪事，在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周边的大小村庄中，倒是那些仅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，或者一两户、三五户人家的小庄，高大的南竹成片成林。而一二百户的大村，比如我的家乡，南竹反而很少，稀稀拉拉的，就那么几竿几丛。

故乡的南竹长在村后的山边，三五竿，各在几户人家屋后的陡坡。这些南竹干碧青，下端大过臂膀，层层竹节无数，由大而小，直窜高空。它们的竹枝向四周展开，重重叠叠，竹叶修尖而油绿，将竹尾梢拉得略略向前方斜倾，形成一道浅浅的长弧。南竹形态优美，风一来，枝叶摇摆不停，叶儿摩挲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每到春笋冒尖的时节，村边的这些南竹，成了孩童们盯梢狩猎的对象。那些黑水牛角似的南竹笋，通常在几寸尺许长就不翼而飞了。待到季节过去，也很难有一两竿新笋长成的嫩竹，添加于老竹之列。

不过，这样的景象，在两三里之外的朽木溪村和长洲头村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朽木溪在我们的村北，与我们村庄能隔着田野和江流相望。长洲头村在我们的村东，隔着一座高大的油茶山岭，是我们村人去赶黄泥坪的必经之地。这两个小村，村后的山坡都有一大片南竹林，还夹杂着许多高大的棕榈。每当长笋，竹林里全是黑乎乎的大笋，比我们个头还高的，齐我们胸部的，到我们大腿小腿的，甚至刚刚钻出土壤的，层出不穷，密密麻麻，在路旁朝竹林子里看进去，就手痒心跳。

相比而言，为了打陀螺，朽木溪的棕榈，我们偷得多些。长洲头的南竹笋，则更为众人所垂涎。赶圩的日子，竹林边的小径上，往来的行人很多，有的人就擅自冲进去，扳倒一两个大笋，迅速离开。我们那时虽说有偷偷摸摸的毛病，毕竟年纪小，比起成人来，偷子小得多，看到这些大笋，心跳怦然，又想又惧，生怕被他们村庄的人发现，逮着。长洲头村后的这座高山，也是我们捡柴的地方，有时，我们为了偷大笋，从我们村那边上山，翻过山脊，悄悄下到他们村后的竹林里，得手后再原路返回。若是被发现了，顿时草木皆兵，吓得拼命往山上逃窜。

与我同住老厅屋的南和家，曾经很为我所羡慕。南和我同龄，他的大姐嫁在长洲头，每年春天，他的大姐总会送来几个大笋。若是他去了他姐家，也会肩扛一个大笋回来。

在我们村庄，一向有清明节扫墓吃大笋煮猪肉的习俗。很多人家，都会在赶圩的时候，买上一两个大笋来。剥大笋的壳叶，为我所喜爱。笋壳大过手掌，外表布满黑色的麻点，长着一层绒毛，内里则嫩白又光亮，有着特殊的清香。这些大笋壳叶，平展铺开，反折几叠，撕裂成条，自然卷曲后，就成了一把把伞，是我们儿时的玩具。剥出的笋子，白嫩如玉，像一座箭塔。

那个时代，南竹制作的粗糙器物，是家家户户的必备用具。喂猪的漏勺，淋漓的漏勺，舀水的水勺，都是一截大竹筒，我曾经很是惊讶，怎么这些竹勺竟比大腿还粗？扁担、箩筐、筛子、篮子、斗篷、米升、米筒、烘笼、筛子、谷磨、晾衣服的长篙……诸般家什，无不取材于一竿竿南竹。

村里也曾有人编篾器，往往在夏秋间，从圩场或外村，背一竿长长的新砍南竹来。青石板巷子里，南竹拿出的一端搭在木架上，尾部斜拖在地。匠人拿出锋利的篾刀，一个特制的小十字方木，在竹底端砍一个十字刀口，楔入十字方木，一敲击，哗啦啦，真是势如破竹，整条南竹一下子就开裂成内白外绿的几长片。接下来，剖白篾青篾，片成细长的篾丝，而后织成所需的器具来。

一片茂盛的南竹林，林中无数的南竹笋，是我自小以来盼着呈现在故土的强烈愿望。尤其是随着我年岁的增长，脚步边界的扩大，这种盼望也更为强烈。看到那些掩映在竹林深处的房舍村落，池潭流水，总是充满了羡慕。

以后，故乡周边的山岭，森林树木曾遭遇过严重的毁坏，或人为滥砍滥伐，或于一场场山火，昔日的繁茂景象，山泉叮咚，已然不再。就连朽木溪和长洲头那两片郁郁葱葱的南竹林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就消失于无形了。

故乡的土地上，一片笔立千竿绿影婆娑的南竹林，还会出现么？

雪花

【第2403期】



亲情。粤梅 摄

包谷林正在背红缨

◎南泽仁

阿布站在方家小卖部的窗口下，她手里紧攥着一枚五分钱的硬币，午后烈日照得她手心汗津津的，硬币看上去像从水中打捞起的一样。她提起衣角细致地擦拭硬币，擦拭上面的两串麦穗，她正思想的事情使她的手有些微微发颤，硬币闪着几点光亮。

从学校方向走来一个人，他的步伐朝着小卖部，阿布看见便不能再犹豫了，她伸长手将硬币递到窗口上，想让方家爷爷一眼看见这枚闪亮的硬币，就知道她的目的。窗口没有动静，阿布扭头看那人就快走近了，他有一头浓密卷发，走路的时候，头发跟着他的步子打着节奏，她认定那样的走路姿势是小学校新来的老师无疑。她这么想着就用力踮了踮脚，只见方家爷爷靠在藤椅上打瞌睡，货架上摆满了糖块、白酒、罐头和挂面，它们散发着高级食品的气味。

阿布听到那人的脚步声迫近时，她忙唤到：“方家爷爷，收硬币吗？”方家爷爷睁开眼睛，他看着阿布手中的五分钱硬币时有些茫然。阿布紧张着提示他，可以做飞机轮子的那种！话落口，一个巨大的影子从身后罩住了阿布，她手中的硬币显得更加明亮了，阿布同时闻到粉笔、红墨水和书本的气味时，她像一只松鼠般敏捷地逃离小卖部窗口，逃出了那片极有可能把全世界的声音都罩住的影子。

阿布飞速跑过卫生院，呛人的药味加重了她心中的慌乱，她一刻也不停地奔跑着，脚下是嗖嗖的风声。粮站门左边的包谷林正在背红缨，微风吹动的时候，像极了一群背着娃娃的年轻母亲正朝着转经楼的方向走去。阿布为这景象停在了篱笆外，仰望那片包谷林，耳边遂响起一双手快速拨动包谷叶发出的哗响，伴着粗重的呼吸，一切声音在林深处静止了。一缕红头绳从阿布脸上散落下来，奶奶慌乱地将它盘在头上，她怀抱着阿布蹲在包谷树下，许久也不动一下，仿佛要使自己的脚底也长出根须来。阿布饿了，她发出了低声哭闹，她的手在奶奶胸前寻找，奶奶就掏出了松软的奶子，把一颗颗葡萄似的奶头送进她的嘴里让她吮吸，她有短暂安宁但依然饥饿，她狠劲咬了一口那没有生机的奶头，咬出了血口子。奶奶忍着痛，不发出一声来，眼泪和汗水混合着从脸颊淌下，阿布体会到了咸涩的味道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阿布睡着了，直到太阳落山，月亮露露在白岩子山顶，奶奶才背着阿布走出那片包谷林，回家给她煮包谷糊糊吃。

后来，阿布才从村里人的摆谈中得知，那天是阿妈改嫁后第一次回村庄，她想向奶奶和一直在远地教书的阿爸要回阿布抚养。她在阿爸家门口等了一整天，太阳落山时，才把一大束用塔黄叶包裹的表达思念的龙胆花放进门边的石对窝里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阿布每想起这件事情，心底里就会升起一束

暖阳端端地照着阿妈离开的背影，使她不至于像一头失散的岩羊那般孤独而清冷。阿布还隐隐听到了挂在她腰间的银铃，传回来清脆的音乐，一声声轻叩着阿布小小的心空。

阿布为这段记忆叹出一口气，像一只鸟儿忽然从枝头飞离那样深透。她继续往前就走到了粮站铁门外，她看见水泥坝子里暴晒着新摘的花椒，用棉线串成串的豆角。卖粮食的女人俄尼在一棵结满黄杏子的树下乘凉，她手托着消瘦的下巴，用细柔的眼神看着坝子里的姑娘娘。她把竹耙子翻晒花椒和豆角，额上的刘海自然地把她卷成了一个圈。看见门外有一团影子停落时，姑娘抬头望了一眼，那双大眼睛清澈而忧伤，她的样子像是知道了阿布刚才在方家小卖部的行为，阿布低头迅速走过了粮站的铁门外，走向了磨坊沟。只有走到磨坊沟，她才是原来的那个什么也不曾发生过的阿布。

磨坊沟的河水在喧哗，长在沟边的红水茶正朝着河水的流向无声漫展。阿布像要掩饰住什么似的，她大声地唱起了从广播里学来的歌儿：我匆匆地走进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他的行踪……她走过开满向日葵的自留地，走过伍家的花椒林，她站在了平石板上。她从来没有感到这段路是这么漫长，平日上学，只像一股风似的来回。她朝公社方向展望，她没有望到，听到她心里所期待的事情。她踮了踮脚，依然没有望到。

白岩子山顶上的夕阳柔和地照着阿布，她领着自己薄薄的影子离开了平石板，向家走去。在院门口，她就闻到了腊板油煎炒后的香气。家里来客人了？阿布快步朝锅灶门走去，这时，一阵悠扬的叫卖声从平石板方向传来了，紧接着一阵噼噼啪啪的脚步朝着平石板方向奔去。阿布旋即折回平石板，村子里的孩子们齐齐地围在平石板上，中间盘坐着精瘦的货郎。他的左右两侧放着两个竹兜子，里面用透明的塑料膜包裹着的，黄的米泡筒，飘着淡淡的米香味，它们一根根整齐地码放着，使穿粗布衣裳的货郎也显出了品质。

有小孩谨慎揭开塑料膜一角，货郎迅速将它盖上，并微笑着说：“受潮了就不嘎嘎脆了。”孩子们听到“嘎嘎”一词都说着嬉笑起来，像响过爆竹后的新年一样热闹。

这时，一个小孩坚定有力的声音从众人身后传来：“让开一点！”

孩子们马上站起身，为他让出了一条通向货郎的路，他从裤兜里搜出一毛钱递给货郎，货郎马上揭开塑料膜取出一根米泡筒递给他。他接过筒后，张开比米泡筒口还要大的嘴巴，“咔嚓”一声咬下一口喇喇地吃起来。米泡筒在他口中很快就融化了，他又去咬下一口来吃，全然一副旁若无人的态度。几个小一点的孩子仰望着他，嘴巴也跟着他一起张大后又咽下一口水。

有一个小孩实在忍不住了，他用几乎哀求的声音说：“那家哥哥，给我一点吧。”

他停止吃米泡筒，他在思忖那小孩的话，大一点的孩子用眼睛瞪着他，不屑他吃米泡筒时那副傲慢和与他年龄毫不相符的稳重。他从另一头掰下一小块递给那小孩，小孩很快就把米泡筒放进嘴巴里还没有嚼食就已经融化了，喜悦和满足依旧在那小孩脸上交织着升起。

阿布站在最后面，她的手里还紧攥着那枚五分钱的硬币，显然她还没有凑足买米泡筒的一毛钱。昨天傍晚，就是在这平石板上，她分明听到有人说，有一个国家要制造很多飞机，同时需要很多硬币来做飞机的轮子，所以硬币现在很值钱。方家的小卖部就在帮忙这个国家收集硬币，五分硬币可以换一毛钱纸币。

这时，阿布身后又响起了一串清脆的脚步声，大家一起回头看去，只见康康提着一块生锈的废铁像一股风一样跑来，就快接近货郎的时候，他被自己的飞速扑空在地上，那块铁咣当一声跌在了货郎面前。货郎皱紧眉头看着康康，替竹兜里的米泡筒向他表示抱歉，接着拾起那块铁，放在秤盘上称起来。称杆平稳地指向河西与小草坪两端的时候，他取出了两根米泡筒递给一身灰尘的康康，康康拍拍手掌里的尘土才郑重地接过米泡筒一只手握住一根，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。

孩子们依旧紧紧地围着货郎，阿布把那块硬币放进了衣兜里。她轻轻悄悄离开平石板，回到院中，她走向了厨房，灶台还散发着煎炒后的余温，生铁菜刀就平放在菜板上。阿布一声不响地取下菜刀，拾起一块石子轻轻叩了叩刀背，她听到了康康那块生铁咣当一声的回音，脸上露出了笑。她走出家门，沿着墙根来到了平石板，围着货郎的孩子们没有丝毫减少，还多出了几个大人。阿布在等待时机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她为自己想到米泡筒的渴望感到了羞惭，天空在慢慢暗淡，阿布手中的菜刀逐渐明亮了起来。

货郎从孩子们中间站起身，他是准备离开了。阿布不能再等下去，她提着菜刀走到孩子们身后，她踮了踮脚将菜刀举起递向货郎，一只大手从她身后接过菜刀，她同时闻到了粉笔、红墨水和书本的气味，就在她要转身去看的时候，身后的人递给货郎一毛钱说：“请给这丫头一根米泡筒吧。”货郎很快从塑料膜下取出一根米泡筒递给阿布，阿布接过米泡筒急切地咬下一口，舌尖上就响起了噼噼啪啪地消融声，淡淡的香甜味让阿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喜悦，像许多美好的愿望在这一刻全部实现了。

阿布连续吃了半截米泡筒，才转身去看那人，他就是那个朝方家小卖部走来的人。他俯下身，弯曲右手手指，对准阿布的鼻尖轻轻刮擦一下，阿布就笑出了咯咯的声音，他一手提菜刀一手牵住阿布的手回家去了。